

好事

孟祥鹏

路在视线将尽的地方断开了，那些要拆掉菜园的巨兽停在坑坑洼洼的土堆中间，悬着一只只锋利的机械手臂。梨树下的人们身上都披着一层尘土。有太多了。

我们拨开人群，被包围的老人坐在地上，一边拍打地面，一边怒骂、哀号。倩倩挽着我的手臂，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不好意思啊，我说，第一次见面是这种方式。她似笑非笑，推了我一把，示意我赶紧先去把人扶起来。

“别哭了，奶奶。”我蹲下来，指着身后，“我女朋友，倩倩。”

奶奶当即止住哭声，抬手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倏地起身，换上一副笑脸，抓起倩倩的手：“来啦。”转身对几个戴安全帽的人说：“今天先不跟你们一般见识。”然后拉着倩倩往屋里走：“知道你来，奶奶准备了好多菜。”

“不行啊，早晚都要拆。”拿图纸的那名工人向我解释，“你们家当初都是签过字的。”

我点点头，表示歉意，并承诺会跟老太太解释清楚。

对方叹了一口气，说：“最多一个月，再晚就耽误施工了。”

奶奶家的菜园其实不像菜园，除了几株黄瓜、几畦葱蒜，剩下的都是用于观赏的植物，月季、迎春、牡丹、紫藤、血皮槭等，名目繁多，还有一棵碗口粗的梨树，如今正值花期，开得旺盛。这些都是爷爷活着的时候栽种的。

爷爷在乡村小学当了近四十年语文老师，喜爱诗词，也喜爱草木，心性与人不同。但他离世之后，奶奶添了诸多隐疾，园子疏于打理，就这样一直荒芜着。我定居在外，每年只有过年期间能回来看一眼，凛冬时节，更显萧条破败。此番赶上村路拓宽，奶奶家的园子有一半要收归集体，本来家里人已经签字同意了，政府也给了赔偿，是好事。

“我当然知道是好事。”奶奶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示意我和倩倩赶紧吃，“但她们要砍那棵梨树呀。”

“梨树？”倩倩不认识梨树，指着窗外灰蒙蒙中的一片洁白，问我，“是那棵吗？”

“嗯。”我点点头。

梨树长在园子北侧，靠近村路的地方，我高中毕业那年爷爷栽下的。那个夏天他做了一场膝盖手术，从医院回来，园中长势极好的一丛夹竹桃全部生了虫病，枯死了。爷爷有点惋惜，说没缘分，种点别的吧。他问我喜欢什么，可我对花花草草没多少兴趣，便随口说种棵梨树吧，我喜欢吃梨。他笑着答应，说好，今年种下去，等你读完大学差不多就能吃到了。

我大学所在的城市离家很远，毕业后又留在那里工作、定居，因为没有直达的交通，逢年过节回来一趟要大费周折，所以总是错过那棵梨树的成熟期。梨子收获的第一年，爷爷开心地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树上结了果，他说他教了好几遍，有整整十颗呢。那时候我刚辞掉一份不遂心的工作，四处投简历，对他的兴奋之情感到不屑，我说我都快忙死了，哪儿有时间呀，想吃梨我会自己买的。他似乎非常失落，沉默半晌，说没关系的，明年再回来吃吧。像安慰我，也像在安慰他自己。

可是后来这些年，每到秋天他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同样周旋于世务而无法抽身，即便偶有闲暇，也不愿为了一颗梨子而千里迢迢地赶回去。太忙

了。我总是用这样的借口搪塞他。他多半笑笑，说年轻人嘛，肯定是要忙的，等明年再回来吃吧。就这样，他每年秋天都会准时给我打一通电话，告诉我园子里的梨树又多结了几颗果，我则编造一个看似无坚不摧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并允诺明年一定回去吃。最后一次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是恶病晚期，声音语调大无气力，但我并不知情。“今年梨树又结了很多果子，九十多颗，也可能是一百多颗。”他说，“太多了，我都数不清了。”

我隐隐察觉到怪异，询问他身体如何，他只笑着说没事，感冒，已经好多了。我叮嘱他年纪大了要懂得保重身体，他反叫我不需牵挂，他好得很。电话快要挂断的那一刻，他突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我问他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他好像难以启齿。我说没事就先这样吧，我还有工作要做。

“先等等。”他打断我，“我是想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毕竟年纪也不小了……”但其实那时候我才二十六岁，周围大部分同龄人都尚未婚配。“你别管了。”我仍旧是不耐烦地回应他，“该结的时候我自然会结的。”他被我冷冰冰的语气噎得哑口无言，只诺诺答应道：“哦……哦……”

不料数月之后，再次接到家里电话，竟是爷爷病危的消息。我当即推掉所有工作，订了最近的机票赶回去，然而最终还是迟了一步，再见面时他已黄瘦覆身，命运之河使我们相隔两岸了。奶奶说他弥留之际几乎不省人事，总是胡言乱语，去世前一天的凌晨，瘫卧数月的他突然坐起身来，扶着窗台向窗外张望，问：“外面怎么这么热闹呀？”奶奶被他吵醒，看了眼外面，天刚蒙蒙亮，并无半分动静，说：“哪儿有什么热闹，再睡会儿吧。”可他依然炯炯地盯着窗外，说：“你看，你看，是我孙子要结婚了。”

我和倩倩的婚期定在十月。因为她家离得远，因此我们商定，在两地各办一次喜宴，仪式一切从简。婚礼当天，家人担心误了吉时，早晨天还未亮，便催促我起床洗漱更衣。尽管我有点不自在，化妆师还是给我化了淡妆。随后我便在众亲朋的簇拥下，坐上了去酒店接亲的车队。

按照习俗，接亲之前要给过世的长辈敬香。村子里的施工还未结束，车子只能停在村头，我们一行人步行去老宅。奶奶早就备了一大桌贡品，甚至连香烛都帮我点好了，只待我鞠躬进香即可。因为婚宴是在



孟祥鹏，1992年生，山东烟台人。小说见于《中国作家》《花城》《钟山》《长江文艺》《天涯》等。曾获第六届泰山文艺奖、香港第十五届青年文学奖

市里的酒店举行，所以进香流程结束后，众人在院子里略作歇息，吃了些茶点，便要锁上屋门去正式接亲了。熙攘的人群先后出了院子，奶奶拿出铜锁准备锁门，我站在院子里迟迟未动身，总觉得身后似有一股灼热的目光。“还愣着干什么？”奶奶喊我，“该走了。”我问她：“屋里还有人吗？”奶奶说：“哪儿有人啊，快走，不然来不及了。”我答应着，回头望了一眼斑驳的窗子，窗内一片昏暗中，仿佛有双熟悉的眼神正热切地注视着我。我骤然想起爷爷去世前的那一天，不禁泪流满面。

天亮了。炮竹声中，满地喜庆的鲜红。园子北侧已经修起一条宽阔的新路，有位亲戚指着路的方向问道，以前那里是不是种了棵梨树？奶奶答应说，是啊，是种了棵梨树。

砍树那天我曾特意回来了一趟，施工的人担心奶奶再闹出什么事端，再三向她确认：“大娘，我们真要动工了。”奶奶站在我身侧，已不是从前那副胡搅蛮缠的样子，点了点头，变得异常平静。

轰鸣的机器将铲臂扎进土里，梨树的繁茂根系被拽出地面，梨花簌簌，随风四散，花瓣落在奶奶发间，与她满头华发互相映衬。“是好事啊。”她低声念叨，“砍了赶紧修路吧。”那时我才幡然醒悟，原来她只是想帮我弥补遗憾而已。因为能够好好告别也是一件好事。



百日繁忙

先志

凌晨，或许被我憋不住的笑声吵醒，他警告我别抖音已经1300多小时了——过去三个月里，有一半时间我都在刷抖音。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上午我睡得跟猪一样，他起床时看到我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推送通知了。

“不公平。”我大叫，“你这是根据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推的，这不真实。”他没理我。上完厕所他又睡了。又过了三个小时，他醒了。天色亮得刚刚好，珠颈斑鸠也开始和乌鸦一起叫。分辨乌鸦和珠颈斑鸠叫声的方法也是抖音刷到的。有那么几周我不堪其扰。乌鸦叫得我心烦意乱，而珠颈斑鸠则让人心情愉悦。大概因为乌鸦四点就醒了，那是天最黑却最让人安心的时候。它一叫就代表这样美好的时刻即将逝去。等到珠颈斑鸠叫时天已亮，一切已无可挽回。有时候，无可挽回让人感觉幸福。

七点，他出门了。十分钟后，我昏昏欲睡，我妈打来电话：

“爱崽，你又熬夜了吗？”

“没有。”

“熬夜不好，我一打电话你就接了，是不是还没睡？”

“我说了，没熬夜，我醒了。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爱崽，给你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小郑去上班了吗？”

“不知道。”

“如果起得早，你可以给他做早餐。现在只有他上班，他还要照顾你。你要懂得感恩。”

电话那头一直有吸溜吸溜的声音，她说一句就要吸溜一下。或许她在黑暗中嚼粥，坐在那间我住了十五年的屋子里。那间房的窗户只有一本练习册那么大，让人绝望。高中住宿后我就搬走了，那么长时间都是她在住。直到去年怀孕，我又住了三个月。最开始我俩天天吵架，她不理解我怎么怀孕了才结婚。但是和她想的根本不一样，我说了，小郑挺好的，唯一不好的是我们有点陌生。这么说当然也很奇怪，但回想起来，我跟任何人都陌生，包括我妈。她以为我会住到分娩，所以买了张白色的婴儿床。但是，即便没有流产，我也不打算住那么久。流产后，婴儿床用来堆她的脏衣服了。我受不了她不讲卫生，她喜欢躺着吃东西。

“你到底在吃什么？”

“我在吃荠菜包子，爱崽，院子里的荠菜，昨天晚上摘的。我包了一百个，给你寄一点吧？可以当早饭。”她似乎换了个手拿电话，“爱崽，视频好吗？给你看看包子。”

“不要。”

“好吧，今天星期一了，爱崽，最近在忙什么？”

“没忙什么。”我有些烦了，“好了，我挂了，再说吧。”

珠颈斑鸠越叫越大声，但再过一会儿也要停了。我必须在鸟叫声停止前入睡，不然我会失落，伤心，非常伤心。一哭我就睡不着了，但我也受不了马上入睡。我住在一片临近河边的安置小区，有次从抖音的航拍视频中看，附近到处是坑坑洼洼弃置的工地，绿草在黄土上稀稀拉拉生长。我好像住在地球某处得了斑秃的地方——经常这么想，能缓解我的焦虑。

我又刷了会儿抖音。一个月前，我妈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账号，我早关了同城和推送给认识的人的功能。她就那么确定那是我？连续一个月给我发消息。视频内容什么都有，像印度美食、液断、律师广告等，我一次也没回过。我不想评判她的品位，毕竟我也没有高级到哪里去。但我发现，过去三个月，我都在忙着刷抖音。我忽然觉得小郑说的可能是对的。我有一半时间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上了，并且肉眼可见地将会越来越长。可有时我会欣慰地想：我在了解世界。我在抖音上知道了那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三文鱼和虹鳟是两个东西，我知道从东京到热海的一段铁路线是贴着太平洋的，我知道云南有一个叫普者黑的旅游地，夏天全是水，水面上全是荷花。但，又有什么意义呢？一瞬间，我忽然闻到被子有一股久未清洗的臭味。我预感到今天睡不着了，于是决定洗被子。洗被子前，我点开了一个



先志，1998年生，小说见于《当代》《十月》《上海文学》《青年文学》《天涯》《清明》等，入选“2025文学新势力”十大青年作家，即将出版小说集《温和地带的水果》

电影解说视频，看到一半我睡着了。

“你醒了？”小郑打来电话，“十二点了。等会儿有个快递。”

我说好，并告诉他今天准备洗被子。我决定走出来了，我要洗心革面。

但他说快递就是洗衣机，原来那台上周坏了。

“我其实不知道你要振作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你每天就是玩手机。如果是孩子的事，我也很难过，并且一年了。但是你这样是三个月前开始的，到底为什么？”

“我没有怪你，从来没有。”

“所以跟孩子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可能有吧。”

他又轻轻叹了口气，几秒钟的沉默，我想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饭，但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如果有一天你变得跟我一样，忽然无事可做，在某个节点开始便会越来越繁忙。你会发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知识等待被了解，有那么多的艺术等待被欣赏。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事无关紧要，你实在太小了。尤其当下午四点半醒来，学生开始期待放学，上班的人开始期待下班，真正的一天即将开始，你会觉得在和整个世界分享这份自由。

我又刷了一个小时抖音，知道了口蘑是张家口蘑菇的缩写，美蛙不是形容词而是美国牛蛙，还挂掉了一个推销视频剪辑课的电话。其间上门送洗衣机的快递员来了。那是一个笑得很不耐烦的小伙子，似乎有什么工作规定逼他必须笑。他本想将洗衣机送到门口就走，我骗他说我怀孕了，请他搬到阳台上。

“喂！”他在阳台上拆箱，“喂，你来看一下。”

“怎么了？”

他指着窗台，边缘有一个窝，窝里有一颗白色的蛋。三个月前，我刷到一个视频，视频内容是一只珠颈斑鸠产蛋在十一楼外的空调外机上。一阵风吹过，蛋晃悠悠转了几圈，最终掉下去了。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珠颈斑鸠的窝，因为它介于潦草与非潦草之间。有那么一阵，我确实很希望某只珠颈斑鸠能在我家阳台上筑巢。但它们筑巢太潦草了，潦草到似乎在传递某种决绝的信心。

他跃跃欲试：“要拆掉吗？”

“不要！为什么拆掉？”

“这样子很容易掉下去。可以换个地方。”

我理解他什么意思了。他将蛋小心翼翼地从窝里捧出来，放到我手上，然后将拆下来的洗衣机包装纸盒折了一折，用撕碎的纸板和泡沫板在底部垒出一个凹陷。他笑得很开心，这次是真心实意的笑。那颗蛋被春天的风吹得凉凉的，像一块没什么特别的石头。布置好后，他同样很郑重地将蛋从我手上放到刚建好的窝里，并且掏出手机拍了个照。

他飞快地说：“这是我今天碰到最好的事了。”

主题词写作

人间草木

吴越

四月是沉默，沉默如谜
五月，最初的玫瑰仍在复位
昙花里你六月的梦，寄居着另一个短暂的自己。七月，雨声邂逅
荷叶上安放着一把把竖琴
凌霄花琴声里
爬上八月的屋顶
九月我们肩并肩
走在金桂大道的秋天
十月，不只是十月。姐姐
一朵芙蓉在诗里咳了彻夜的血
十一月伴随我们杯中的葡萄酒
制造微量的冬天和苦涩。
蜡梅，断断续续，用暗香
将十二月和一月串连
递来二月迎春花的谎言
三月梨花下，独自校书读日记
书页翻动，遍是皑皑积雪

忆江南

曲水凝碧，化为葱茏的草色
还是草木都成望不断的烟雨
已无须作答。戴胜、鸂鶒
凋落的鸣啼会复述
流岚昏昏中隐约的掌故。



时分会氤成一缕云烟、
草叶摇动着的酥脆的耳语，
暗生孤枕长梦

彼时，你惺忪着忘却蝉眠的心事
踏着一尾春江的步子，缓缓而来
又缓缓远去，走向梅子青湿的雨中

而把我落红遮掩的雾眸，锁在一首遥寄江南的诗里

行花令 (外一首)



吴越，2000年生，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第四十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霜降》

